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一百三十五回 狄洪道除害斬山魃 白樂山殷情奮勇士

話說白樂山聽了狄洪道的話，因道：“既蒙將軍軒問，只因老漢生有子、女各一，女喚劍青，生得有幾分姿色，近為山魃所纏，每夜到此纏繞不休。老漢又無法想，只得虔請些上人、羽士來家作法，欲退山魃，不意依然無用。近聞小茅山道士法力高明，因此去請到家建醮，以冀超脫。大拜四十九日玉皇大忤，已經拜了四十五日，還有三日，即可圓滿。所以這鑼鼓聲喧，即是小茅山的道士在後堂誦誦玉皇經忤。”狄洪道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想令愛定能漸全愈了？”白樂山道：“那裏全愈，還是依然。老漢現在也沒有別法，只等這玉皇大忤圓滿之後，能好更妙，不好也只得聽天由命了。”狄洪道道：“老丈不必憂慮，既為山魃作祟，某可助一臂，為令愛驅除。但不知這山魃何時到此？來時如何光景？”白樂山道：“每日約在三更以後便來到這裏，也並無甚動靜，只有陰風一陣，風過處，便有個美貌男子走進屋內，但見這山魃別無異樣，惟身後有尾約長尺余，此外宛然人形，惟妙惟肖，進入小女之房。據小女雲，這山魃進了臥房，望著小女吹一口冷氣，小女便昏迷不醒了。現在小女被他纏得骨瘦如柴，行將待斃。將軍若能相助除了此怪，不但小女感激，老漢一家皆感激不盡的。”狄洪道道：“今夜曾來過否？”白樂山道：“現在尚未二鼓，還未到來。”狄洪道道：“既如此，某有一計可除，不知老丈肯從否？”白樂山道：“將軍有何妙策，請道其詳。”狄洪道道：“老丈可將令愛即刻移住別處，令愛之床可讓與小生暫住，某自有驅除之計。再請老丈飭令眾莊丁，等山魃進房以後，即便把守房門，務要不放他出去，某當以寶劍斬之。我之寶劍卻是仙家所授，無論是何妖怪，某只須一劍，他便迎刃而死的。

但有一件，若還山魃與某爭鬥起來，老丈切不可驚恐，至要！至要！”白樂山聽了狄洪道這番言語，卻是半信半疑。狄洪道見那般光景，也知他有些不信，因又說道：“老丈勿疑，某如不能為，斷不敢誇這大口。就請老丈趕緊將令愛移避他處，讓某作個李代桃僵便了。”白樂山暗想：“且不管他，或者可以驅除也未可定。”當下謝道：“難得將軍慷慨相助，老漢當即遵命。”說罷，便起身進內吩咐去了。

過了一刻，白樂山出來向狄洪道說道：“裏間已由內子安排，小女即刻移住他處。

但將軍遠來，尚未晚飯，老漢略備酒餚，半為東道之情，半助將軍之興。”狄洪道此時腹中有些飢餓，因便謝道：“老丈何必如此客氣，既蒙見賜，幸勿過費。”白樂山又謙遜了一回。少停，裏面已端出酒餚，白樂山便請狄洪道小飲，狄洪道也就不再客氣，于是痛飲起來。飲到半酣，又吃飽了飯。飯畢，又稍坐了片刻。將到三更時分，狄洪道便令白樂山引至後面劍青房內。當時白樂山又致謝了一番，無非請他竭力幫忙，狄洪道亦滿口答應。白樂山出了房門，又暗令各莊丁手執繩鋤，暗暗埋伏，一俟山魃進房之後，即便把守房門，不使出去。料理已畢，白樂山便去自己房中，坐待信息。

且說狄洪道自進劍青房內，白樂山出去之後，他便據床靜坐，以待山魃。等了一會，並無動靜，狄洪道便有些瞌睡起來，因即下床將燈吹滅，便上床倚劍而臥。將要睡著，忽覺帳幔一動，狄洪道便睜開兩眼，仔細一看，見有一人站立床前，向自己面上吹氣。

狄洪道知是山魃到了，即便手執寶劍，輕輕從床上避著山魃，跳了下來，真個是身輕如燕，雖山魃也不得知。狄洪道下了床，又復躡足潛蹤，走到山魃背後，看他的舉動。只見山魃吹了一陣風，便縱身上床，扑了過去，若與人敦倫相似。背後果然有一尾，約一尺余長。

狄洪道此時見山魃已經上床，知道他不見有人必然要走，那敢怠慢，即將手中寶劍拔出，認定山魃背後一劍砍去，打量這一劍就要將山魃砍為兩段。那知山魃纔扑上床，覺得並無人在上，也就跳將起來，預備下床而去。將翻轉身來，卻好狄洪道的寶劍已到。

那山魃一見有劍砍來，雖不會人言，只聽“忽喇喇”一聲大叫，登時已變了形相，不似從前那美貌男子一般。但見他口如血盆，眼似銅鈴，渾身白毛，直望狄洪道扑來。狄洪道一看，喝道：“好孽畜，你還不知罪，膽敢迷人女子！今本將軍前來拿你，你尚敢相拒麼？不要走，看劍！”說著又是一劍砍來，只見那山魃又大叫了一聲，向旁邊一跳，躲過了一劍，隨即又向狄洪道背後扑來。狄洪道趕著掉轉身軀，以劍相抵。只見那山魃見狄洪道掉轉身來，便將兩手一舉，兩腳望後一奔，認定狄洪道扑到。狄洪道看他來得凶猛，不慌不忙，等山魃來得切近，遂將身子一偏。那山魃扑了個空，又是一聲大叫，翻轉身又望狄洪道扑來。狄洪道仍用此法。那山魃連扑了三次，皆未扑到，好不著急，于是又要扑到。狄洪道見他力已將乏，便站定身子，將手中寶劍露于外。只見那山魃兩手一抬，兩腳將後一發，用盡全力又扑過來。狄洪道就乘他扑來的時候，即將寶劍一起，腰一彎，從那山魃腹下乘他的來勢，就這一戳，那口寶劍已深入山魃腹內去了。那山魃知道劍已入腹，便用足了全力，望後倒退。狄洪道見他倒退，更加將寶劍送進，就勢望上一剖，頃刻間，山魃肚腹已被寶劍剖開。只見那山魃就地一滾，登時變了原形，躺在地上不能動彈。狄洪道還恐他逃走，又用寶劍在他身上連砍了十數劍，方喊人點火進來。

當下眾座丁在房門口把守，一聽喊人點火，眾莊丁也就趕著拿了燭臺進入裏面。狄洪道向莊丁說道：“山魃已被我除了，你等可快請你主人進來看視。”眾莊丁先向狄洪道問道：“山魃現在何處？”狄洪道指道：“這不是麼？”眾莊丁將燭臺向地上一照，只見毛蟲一團攤在地上，四面鮮血直流。莊丁看罷，立刻出去請樂山前來。

白樂山一聞此言，尚不相信，還是莊丁竭力說明，樂山纔隨著莊丁來到裏邊房內。

狄洪道先向白樂山說道：“某幸不韌命，山魃今已為我斬除矣！”便指地上說道：“這就是那為祟的孽畜。從今以後，令愛當無復有怪物相纏，得以相安無恙了。”白樂山低頭向那山魃一看，果然被斬而死，但見毛蟲一團，似兔非兔，似狐非狐，也認不出是何怪物。當下便向狄洪道謝道：“非將軍大力，尚有何人能除此怪物耶？真是小女之幸也！”說罷，又向狄洪道深深一揖。狄洪道說：“些須小事，何足言謝。”白樂山還是謝不絕口。

此時樂山的奄子、兒子知道了，大家也前來看怪物，連那些道士也到房內觀看。

狄洪道道：“老丈，今山魃已除，可即令貴莊丁將他焚化，免得以後再要為祟。”樂山答應，連夜的命莊丁架起火來，將山魃焚燒至肉盡骨枯而止。又命莊丁將房內血跡打掃清淨，便請狄洪道就在房內安息。此時已有五更時分，狄洪道亦頗困倦，也不推辭，就在床上安睡。白樂山當下出去，又將此話告知了女兒，女兒亦甚歡喜。于是大家也就安歇。

次日一早起來，玉皇大忤也不拜了，雖尚有兩日未曾拜完，白樂山照送經費，分文不少，請一眾道士而去。卻好狄洪道已自起來，樂山命莊丁打面水，給狄洪道梳洗已畢，又命廚房內做上等點心，請狄洪道用早膳。狄洪道卻也不便推讓，吃了一飽，即便告辭，要去尋他師父漱石生。白樂山那裏肯放，因堅奮道：“將軍幸畀一日，老漢已聊備薄酌，借表寸心。將軍若不肯畜，則是見棄于老漢矣。況小女蒙將軍救命之恩，也當出來面謝。

今將軍匆匆而去，不但老漢未曾報德，就是小女知道，也要怪老漢何不堅畀。將軍今日萬不得去的。”狄洪道道：“某非決絕，實有要事在身，且系奉有王元帥之命，設有遲誤，回營後定要見罪。那時見罪下來，則今日不是老丈愛我，反是老丈害我了。若老丈果真見愛，他日歸來，再造府請安便了。”不知白樂山可肯放狄洪道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